

吆喝声

■ 李嘉燕

楼下传来吆喝声——“卖盐喽，卖盐喽”，隔壁一幼童从窗口探出头来，也奶声奶气地“卖盐喽，卖盐喽”，沉睡已久的人间烟火，忽被这一老一嫩相互应和的吆喝唤醒了。

小时候像这样的吆喝声，满大街都是，不像现在那么稀奇。夏天里“雪条，雪条”最是悦耳，冬日的“辣菜，辣菜”格外动听，穿梭在一年四季中的“粉皮，粉皮”“卖麻糖，卖麻糖”“角子粿，角子粿”“豆腐花，豆腐花”等，对小孩子来说都是天籁之音，无不充满了诱惑力。

那响彻大街小巷中的各种吆喝，穿透力极强，每当这吆喝声在远处或近处骤然响起，各家的小孩子或从楼上探出头来，或赤着脚跑到街上，手里攥着钱的，眼巴巴地瞅着邻家的小孩兴奋；个别敢耍赖的，就拽着母亲的衣角，死劲拖着极不情愿的母亲往货郎的担子边靠；家里孩子多的，知道哭闹也没什么用，就不远不近地围着货担咽口水。

不管你是哪种孩子，这时候都会从情不自禁地从家里跑出来，仿佛空气中混合着由吆喝声所产生的各种味道，无形地吸引着你的脚步，一溜烟地往街上凑。

被孩子们远远近近地围着的货郎，慢吞吞地卖着货，同时用眼角余光瞟向四周，瞅准时机再吆喝一两声，看哪个孩子或者孩子的母亲耐不住了，便可再添一角几分收入。直到货郎重又挑起担子，吆喝着渐渐远去，孩子们才依依不舍地散开。

像这样的情景，每天照例是少不了的。仿佛这是无声的命令，吆喝声传

来，孩子们聚拢；吆喝声远去，孩子们散开。从这每天的聚散之中，我们便熟悉了各种吆喝，也熟悉了各种吆喝声响起的时间点。

卖麻糖的跛哩，“哩”是音，不知道应该是哪个字，因一只脚有点跛，大家都叫他“跛哩”，早饭后八九点钟来。跛哩年纪有点大，是个老头子，头顶一个托板，上面整齐地摆着各种麻糖：有成条的绕了一圈又一圈的猫屎糖；有切成一截一截，每截五六厘米长、圆柱形、白色、酥脆酥脆、甜而不腻的薄荷糖；有剪成一颗一颗，外面沾着面粉屑的普通麻糖。跛哩一只手扶住头顶的托盘，一只手撑着托盘架。那托盘架是可以合起来的，合起来的托盘架恰好可以充当他的拐杖。跛哩每天准时高一脚低一脚沿街叫卖，停下来时，把托盘支在架上，右手执剪刀，上下用力。剪刀发出金属的碰撞声，伴着他苍老的吆喝声，别具韵味，特别诱人。

跛哩麻糖是家乡小镇我们那一代人的共同记忆，他的吆喝声贯穿着我们的整个童年。特别是白色的薄荷糖，那五六厘米长的圆柱放进嘴里，轻轻咬出一角，用舌尖往两边牙齿送，上下牙齿略略一嚼，薄荷糖应声而碎，满嘴脆生生的碎裂声，旋即而来一股凉丝丝的气味，由唇齿间四散弥漫，穿肠过肚，直抵心脾。

当时家乡流传着关于跛哩薄荷糖的一首专属童谣：“跛哩的麻糖缉缉脆，左牙吃了右牙香，右牙吃了左牙凉。”大人小孩都会唱，可见跛哩麻糖在小镇中的地位。跛哩的吆喝声响遍大街小巷，

这首童谣也跟着响遍大街小巷。

卖粉皮的肤色黝黑的中年大叔看上去有点憨厚，不太爱说话，在中午十一二点该吃午饭的时候来；卖角子粿的是位矮矮胖胖的大婶，脸上堆着笑，午后两三点钟来。根据这些规律，每天小孩子可以漫无目的地等待吆喝，也可以有的放矢地等。有的放矢地等的，当然是那些手里攥着钱的小伙伴了。

手里没钱的小孩，也不是每回等待都落空。譬如粉皮，没有钱是可以拿米去换的。当然这米也不是随时可以拿，得等大人恰好不在家，偷偷地从米缸里舀出半盘子来，待粉皮大叔停下担子，小跑着冲上前去，兴奋地举着小手往前伸。大叔熟练地接过米去，往秤上一搭，随即倒进担子一头的米袋中，然后从担子的另一头抓起一把粉皮，再往秤上一搭，倒进你装米来的盘子中，你就可以喜滋滋地往家里走了。

小时候我通常是跟在四姐的屁股后面，偷拿家里的米去换粉皮，屁颠屁颠地跟着四姐去，屁颠屁颠地跟着回。渴望与满足，都是跟在四姐后面完成的。当然，这瞒着大人拿米换粉皮的事，不能常有，否则是要挨骂的，要机缘巧合才能有一回，因此这粉皮吃得特别不容易，但希望总还是有的。

生活总是苦乐参半，童年也不例外。在这各种美好的吆喝声中，我们快乐地成长着。但也有个别令人不快的吆喝声伴随其中，那是剃头佬的吆喝声。剃头佬，人称廖钝（音，读 dun 的第三声），身材很高大，给小孩子一种莫名的压迫感，镇上的小孩子没有几个不怕

他的。廖钝手提一个银白色铁箱子，里面装着一块油腻腻的剃头布，剃头布下面塞满梳子、推剪、剃刀、须刨等，各种工具乱七八糟地挤满箱子，上面混着些头发碎胡须末之类，脏兮兮的，看上去很不舒服。更让人不舒服的是廖钝的脸，用小孩子的眼光看，那张似笑非笑的脸上总觉得有点诡异，让人望而生畏。他长得吓人不算，还常常把女孩子好不容易留起来的长发剃成男孩子的寸头，也不知是大人授意还是他自作主张。

我和四姐五姐都很怕他，每当他“剃头喽，剃头喽”的吆喝声从远处隐隐传来，大我两岁的五姐就会率先找个地方藏起来，不让他看到。但最后总是被母亲抓回去，大哭大闹地挣扎着。而这种挣扎总是徒劳，直到头发被廖钝的推剪推到仅剩一堆半寸长的茬儿，无奈地竖在头顶上时，五姐的哭闹还在继续。

而我和四姐是断然没有这种反抗精神的，总是极不情愿地乖乖就范。因此小时候，廖钝那声声“剃头喽”的吆喝声分外刺耳，成了我们姐妹仨童年的梦魇，穿插在许多美好的吆喝声中，陪伴着我们一起长大。

欢欣也罢，不快也罢，童年的吆喝声都在远去，渐渐隐于记忆，隐于岁月，隐于心底。如今，在都市的喧嚣中，这种触动孩子神经的吆喝声几近销声匿迹，已是人间难得几回闻。

年关将至，忽闻“卖盐喽”的吆喝声，唤醒了许多尘封已久的记忆，也唤醒了在疫情当中沉寂已久的人间烟火，让心情重又欢跃，重又躁动，重又生出新的希冀和期望。



快捷投稿
扫码关注

吴阳·芦荻飞雪

■ 曾令丰

吴阳，艳阳天
层层海浪
如慈母轻抚着明古城
状元郎还在品着茶余饭后的闲适

阳光把芦荻花染得很白
芦荻花像一个素装淡雅的少女
清风中翩翩起舞
那边有人对着她喊雪的名字

增色的游客涌来了
古地生香
此景更似乱云飞渡
谁透了芦荻花在冬季里敞开的心窗

湛蓝湛蓝的天空
小鹭鸟也不甘寂寞
远远伫立
它来互动还是等待
等待拣拾游客遗落的寄语吗
寄语也是芦荻花的养料

北风吹瘦了海浪
北风用娇柔的双手梳着芦荻花
芦荻花疯狂起来也是海浪
但更像是一场雪



架海灯塔夕照 ■ 玮玮 摄

旺沙梯田秋色好“丰”光

■ 刘雪峰

周末早上，与几位朋友相约去长坡镇石龙旺沙村美丽的梯田打卡寻芳。从石龙墟出发，绕行风光旖旎的高州水库县道后拐入林邓村，一路蜿蜒前行至旺沙村口，忽隐忽现的雾岚轻纱曼舞地跃腾起来。到旺沙村希望小学时，渐渐地揭开了这位闺房少女容颜的神秘面纱。

凝眸远望，一幅天然的水墨山水画扑入我的眼帘：连绵群山莽莽苍苍，烟雾缭绕，斜风拉动着云层，如大海波涛般起伏；层层叠叠的梯田，则宛如古典少女手中的玉带，灵动而不失娇媚；粉墙黛瓦的楼房随山就势而建，错落有致，像镶嵌在云雾缥缈的山腰间，若隐若现；溪流流水潺潺，几只肥美的田鸭在快活地嬉戏……恍若隐逸悠远、宁静和谐的世外桃源。

“哇！漂亮的胭脂云彩出来啦！”大家不禁喜出望外。

白茫茫的云海之上，一轮旭日喷薄而出，穿透云雾，把万丈金光洒向大地。不一会儿，云开雾散，高低起伏的

梯田在火红阳光的映衬下变幻出蓝紫橙红等斑斓的色彩。放眼望去，只见梯田的姿态万千，曲曲绕绕的田埂，时高时低，或大或小，与周边的高山、稻田、村道融合在一起交织出的流动光影，形成一幅幅迷人的田园风光水彩画。

徜徉在一片连着一片的层层梯田里，风轻云淡，谷浪飘香，沉甸甸的稻穗含羞低垂，菱角饱满。金色的稻穗挨挨挤挤，在微风的抚摸之下，稻浪翻滚，满目重彩，那淡淡的泥土与稻谷诱人的清香，弥漫在空气中，让我们瞬间忘记了今夕是何夕，仿佛为岁月按下了暂停键。

在农村，秋天是农事最忙的季节。今天刚好赶上秋收农忙，随处可见勤劳的乡亲们挑着箩筐，往田埂地头走向归属自己的一亩三分稻田，收获辛勤汗水染成的金色。妇女们手拿着犹如新月的镰刀，在秋日骄阳下闪烁发亮，她们头上的草帽忽而高、忽而低，脊梁忽而驰、忽而张。“唰唰”沉甸

甸的稻谷被割下来，不一会儿功夫，就割倒了一大片谷子。这时候，豆大的汗珠顺着乡亲们被烈日烤得黝黑的脸颊上流过，湿透了衣衫，可他们全然不顾，脚在迅速地踩着打谷机，手在挥舞着稻穗，“哒哒哒”的打稻机声经久不息，震耳欲聋，此起彼伏，如同天籁，在绵长的峡谷间久久回荡，似乎在预示着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。一筐筐稻谷从打稻机后不断地运出，黄澄澄的，像金黄的珍珠，乡亲们那饱经沧桑的脸上早已乐开了花。

拽一头老牛，在一畦畦梯田上犁出美好的希望；扛一把锄头，在一片片梯田上浸透辛勤的汗水；挥一把银镰，在一垄垄梯田上写满丰收的喜悦……这不正是勤劳的人们在这片古老而年轻的土地上，描绘着一幅幅大山里梯田好“丰”光吗？如今，随着生态旅游蓬勃兴起，宁静的小山村在勤劳的村民努力奋斗下又开始书写新的篇章，曲线柔美的梯田敞开宽广的胸怀又绘画乡村振兴的新画卷……